



黄家喜书

宋词画谱别裁



宋词画谱别裁

黄家喜书

鲁迅在《木刻纪历》中有言，“中国木刻图画，从唐至明，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”。而将诗词、名画、法书合而为一，借助雕版工艺，大量刷印传播，是在明代达到高峰。其中，《诗余画谱》《唐诗画谱》是代表性的出版物。

《诗余画谱》是明宛陵（今安徽宣城）人汪氏编辑，刻印于万历四十年，早于后来影响更为广泛的《唐诗画谱》，郑振铎誉之为“罕见精绝之品”。明人黄冕仲跋此书时说，“夫诗余，固诗之变也，诗余而为画谱，又变之变也”“弗变则弗新”。他道出了文化艺术创新求变的发展规律。大力弘扬祖国传统文化，当然应该在守成与创新两端，俱为注力。

崇文书局出版《宋词画谱别裁》，借鉴1982年上海古籍社版补残增配、2006年山东画报社版校订注释、以及其他兄弟社的成功出版经验，尝试一变：抽去时人书法，因其雕版刀刻难传神韵；植入今人黄家喜先生恭楷法书，以其端庄典雅、清丽可喜，可赏可摹，更宣书法初学者。收入已故沈祖棻、王兰馨先生几则相关宋词赏析，或精深，或浅近，传统纯正的评析方法，似更近于词人本意。再以版式调度，留出大量空白，饰以版画小图，旁配佳词原作，庶几可以成为诗笺、画笺。如此果然能够变为可收藏赏读，亦可展卷书写的新品种吗？也正自揣揣，有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但弗变弗新，总是新时代文化前行的动力吧？

捣练子 秋闺

秦观

心耿耿，泪双双。皓月清风冷透窗。人去秋来官渐老，夜深无语对银缸。





如梦令 春景

秦观

莺嘴啄花红溜，燕尾点波绿皱。指冷玉笙寒，吹向小梅春透。依旧，依旧，人与绿杨俱瘦。

昨夜雨疏

風驟濃睡不消殘

酒試問捲簾人卻道

海棠依舊知否知否

應是綠肥紅瘦

宋李清照如夢令春景

家喜書



如夢令 春景

李清照

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捲簾人，却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？知否？仍是綠肥紅瘦。



在风雨之夕，无聊寂寞缠绕着她，只好借酒浇愁，不知不觉喝多了点，似乎醉了，睡得很浓，可是“浓睡”并不能消除或减轻醉意。早晨刚刚醒来，就问海棠开得怎样了。没想到“卷帘人”却道海棠依旧。李清照接着反驳她，别只看表面，你知道吧？不是“依旧”，而是绿叶凸显，红花减少了。

李清照这首词所描绘的形象生动逼真，一个“肥”字，把绿叶经雨洗后茂盛的状态色泽鲜明地勾画出来。一个“瘦”字，却将花朵经风雨摧残后凋零的面貌描绘无余。惜花的情绪，不言自见。

（王兰馨）

如梦令 春景

秦观

门外绿阴千顷，西面黄鹂相并。睡起不胜情，行到碧梧金井。人静，人静，风弄一枝花影。



如梦令 春恨

秦观

楼外残阳红满，春入柳条将半。桃李不禁
风，回首落英无限。肠断，肠断，人共楚天俱远。



如梦令 冬景

秦观

昨夜沉沉如水，风紧驿亭深闭。梦破鼠窥灯，霜送晓寒侵被。无寐，无寐，门外马嘶人起。





浣溪沙
春国

秦观

青杏园林煮酒香，佳人初试薄罗裳。柳丝
摇曳燕飞忙。
乍雨乍晴花易老，闲愁闲闷日偏长。为谁
消瘦损容光。

風壓輕雲貼水飛。乍晴池館燕爭泥。
沈郎多病不勝衣。沙上未聞鴻鴈信。
竹間時有鷓鴣啼。此情惟有落花知。

宋蘇軾浣溪沙春恨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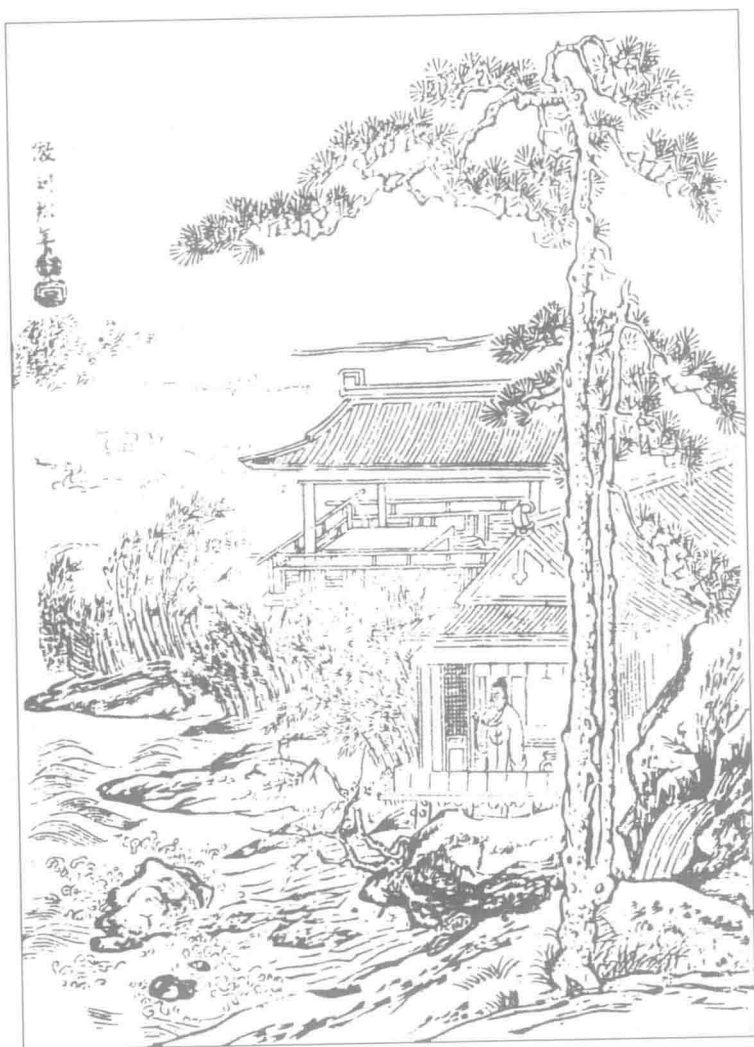
歲在丁酉秋 家喜錄



浣溪沙 春恨

蘇軾

風壓輕雲貼水飛，乍晴池館燕爭泥。沈郎多病不勝衣。沙上未聞鴻鴈信，竹間時有鷓鴣啼。此情惟有落花知。



浣溪沙
渔父

黄庭坚

新妇矶头眉黛愁，女儿浦口眼波秋，惊鱼错认月沉钩。

青箬笠前无限事，绿蓑衣底一时休，斜风细雨转船头。



菩萨蛮 闺情

(唐)李白

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
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
栏杆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。
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



一曲新詞

酒一桮 去年天氣舊

亭臺夕陽西下

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

去 侶曾相識 蕙歸來小園

香徑獨徘徊 回唐晏休院溪

沙詞

丁亥春 家慶書



浣溪沙 春影

晏殊

一曲新詞酒一桮，去年天氣舊亭臺。夕陽西下幾時回。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小園香徑獨徘徊。

